

我们曾经年轻

作者：董丰

(上接2023年8月18日第B4版)

知青

巴彦塔拉的插队知青原本十四人。组长陈江涛在大队呆了不到一年就回了北京。他的父亲在文革期间被打成黑帮迫害致死，母亲受到打击得了精神病。他是独子，本来根据政策可以不上山下乡，但还是报名到了锡盟。因为母亲无人照顾，他转回北京。吴奇帆的加入让巴彦塔拉的知青人数保持十四人。

大多数知青下包后担任马倌，牛倌，下夜的工作。接手一群牛相对比较轻松。一群马多加几个马倌无所谓。而一群羊千八百只，不是一个知青短时间内可以全盘拿下的。如果知青住到牧民家，又没有合适的工作可以安排，就给原来的羊倌配个二把手，工分上分一杯羹。

牧区生活的艰苦很多来自恶劣的自然条件。冬天的严寒对人是极大的考验。夏天牛虻成群，围着牛马叮咬，寻找羊的伤口下蛆。人骑在马上，头顶上经常会跟着一团驱赶不散的黑蝇。对人直接有伤害的是一种被称为“瞎碰”的苍蝇。它们只要飞着蹭一下你的眼球，就会留下无数的卵。几秒钟以后蛆虫就开始活动。女知青里除了我，都有过被瞎碰袭击的经历。牧民碰到这种情况会把烟袋锅的烟油抹入眼睛杀死蛆虫。我们只有把眼皮翻开，用棉球尽快把虫卵清除。

在牧区常有孤独感，偶尔遇到一个北京知青就像遇到了亲人，让你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听说阿巴嘎旗的知青到巴彦塔拉游牧，知道是女附中校友，我兴奋不已，骑马跑了很远去看望她们。同年级的徐晓明和她的同伴带着牛羊群在我们大队西北部偏远的牧场游牧。校友的情谊和牧区的经历让我们倾心畅谈，直到黄昏牛群回归，我才上马告辞。

徐向普说阿巴嘎旗的一个公社供销社离我们不算远。我坐他的大车去那里买粮，出其不意地碰到姐姐的同学王大贺和她的同伴南新志。她们回北京探亲，却因为汽车停运而滞留公社。我邀请她们到我们知青包彻夜长谈，第二天送她们搭车去阿尤拉海，取道锡林浩特回了北京。

在艰苦的生活中知青的团结互助十分可贵，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青都能给你带来亲人般的温暖。我和吴奇帆之间总有一种莫名的隔阂。

吴奇帆不在大队编制，但是一心要干点儿大事业。看到牧区用新疆细毛羊改良蒙古绵羊，他就想用俄罗斯高大的良种马改良蒙古矮马。他从阿巴哈纳尔旗种畜场“借”了一匹顿河公马，又搞来一匹卡巴金母马，开始了他的科学实验。他的“借”，也是刻意的借而不还。在他的努力下，卡巴金和顿河马配种成功，生了一匹漂亮的小马驹。

为了这几匹高贵的马，大队给它们盖了马厩，建了种马站。知识青年的蒙古包也搬到台里盟种马站附近。女知青林可和王淑华住在那里帮助照顾种马。我

们下包的人把旅行箱和书籍留在知青包里，需要时回去取用，偶尔会去台里盟。

当卫生员我和牧民来往比较多。牧民很能喝酒，尤其钟爱二锅头。母亲告诫过我女孩子喝酒会失态，所以我在牧区从不沾酒。一次到牧民家送药，主人让我品尝新蒸馏出来的牛奶酒，出于好奇就尝了一点。吴奇帆碰巧这时走进蒙古包。他回去对知青说，我给牧民看病是为了追求享受。

接春羔是一年里最忙的季节。春寒料峭，一早起来大家就在寒风中接羊羔。发现有母羊丢弃小羊，就把母子放在一起，耐心地唱起蒙古小调，直到母羊被感化，开始舔舐羊羔给它喂奶。天气不好时要把羊羔抱进狭小的蒙古包保暖。傍晚听到母羊回来集体低音呼唤小羊，羊羔集体高音回应时，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一群羊几百只羊羔，其中体弱生病的要特殊照顾，全浩特忙得脚不沾地。加上牛群的放牧，我和其他蒙古妇女一样，可以几天不梳洗。接羔期过后妇女们松了一口气，才有闲暇梳头洗脸。吴奇帆认为我原来不梳头，现在居然梳头了，是资产阶级思想。

一个出身资本家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把他调教得如此极左偏执。我听到闲话心里会感到不快，可是不认为值得辩解。都是草原过客，生活中只有短暂的交集，合则多来往，不合则少来往。太荒唐的指责反而不能对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在学校时，出京串联有林歆同行。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经历，因此走动较多。到内蒙后觉得她的妹妹林可单纯善良，但是体弱，经常流鼻血，我会更关心一点儿。让我不解的是吴奇帆和林歆一起给林可施压，要她和我划清界限。我找到林歆问其缘由，让她有意见当面和我讲，不要难为林可。她有些恼羞成怒，我们不欢而散。队里的知青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团结的集体。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像一匹孤独的狼，受了伤，就跑到蛮荒中舔干自己的血迹，静等痊愈。不奢望得到别人的同情和爱怜。

傍晚到荷塘饮马，傍着齐腰深的芨芨草，看着天边血红壮美的晚霞，感叹大自然的广袤和时光的流逝。试着走出这个绚丽的画面回看自己，深感天地之中个人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草原的风吹去你心头的郁闷，让你顿时忘记的是是非非。

李济宏入狱后不久，吴奇帆遁走北京。他的户口没签到内蒙，走了也就走了。但是林歆的一封信搅乱了他的心。他异想天开地认为巴彦塔拉离不开他，林歆离不开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巴彦塔拉，同时把户口也迁到了牧区。这是我1970年下半年回京探亲和治疗期间的事了。

我病好之后回到内蒙，住在知识青年蒙古包和林可相伴。王淑华当上了卫生员，住到大队为她新建的卫生站蒙古包里。

主编：孟翔勇
张福臣
傅实

永远的知青 YONGYUAN DE ZHIQING

中国知青作家杯

征文优秀作品选

① 知青故事



中国知青作家杯征文评审委员会
中国国际贸易出版社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回到草原不久林歆来看我，告诉我她把吴奇帆状告到公社军管处，罪名是攻击样板戏，攻击江青同志，而且对她本人耍流氓。吴奇帆在大队被实行群众专政，监督劳动了。林歆认为给我出了气，要我也去公社军管处揭发吴奇帆。我和吴奇帆交往甚少，也未曾有过当面冲突，想不出来有什么事情值得揭发。回看往事种种，不过鸡毛蒜皮。

很快吴奇帆也登门来访。狂傲抹去，一脸谦卑，看来他的处境很不好。他说做了很多事对不起我，要我揭发批判他，不要顾虑。我想他是要缓和关系，不要让问题升级。我说，我不在别人得意时助纣为虐，也不在别人倒霉时落井下石。他心领神会，感谢告辞。

没想到他文革后到了锡盟政府机关工作，估计“攻击样板戏，攻击江青同志”的罪状让他因祸得福。据说他工作认真，帮助了不少牧民，又酗酒成性，很早就过世了。我们不是同路人，有种种恩怨，但即便是荒唐时代造就出来的一个怪胎，他有他的价值，我尊重他的生命。

一方面由于语言障碍，一方面对牧区的情况没有很多了解，知青没有介入大队里的阶级斗争。在内蒙“深挖内人党”的运动全面展开时，大队过去的队长被抓到公社关押起来，公社抽调知青参加专案组，对嫌疑犯调查审问。我们大队的韩莉莉参加了公社专案组。当她轻松地叙述如何对受审查者进行虐待和羞辱时，我对文革中人性的变态感到悲凉。

(本文收录进“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系列丛书《永远的青春》。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版权归属作者。)

——待续——